

无
WU

根
GEN

攻
GONG

殿前欢-作品

略
LUE



无
WU

根
GEN

攻
GONG

殿前欢-作品

略
LU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无根攻略 / 殿前欢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27-0068-8

I. ①无… II. ①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5394号

无根攻略

殿前欢 著

责任编辑：徐 淳

封面设计：红果书装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148（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 a i 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22.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27-0068-8

定 价：3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第一章	少卿...001
第二章	侯爷...013
第三章	素燃...031
第四章	捣菊...051
第五章	杖脊...068
第六章	鱼欢...088
第七章	苏银...107
第八章	夜照...127
第九章	刺龙...143
第十章	沉香...163
第十一章	血饲...184
第十二章	狐死...205
第十三章	揽月...224
第十四章	天兆...243
第十五章	黯殇...265
第十六章	无根...287
	尾声...309
	番外...313



目
录

第一章 少卿

月亮是圆的，眼前这人眼珠子也是圆的。

这是阮宝玉醒来之后的唯一观感。

至于其他，他一概想不起来。

沉默良久，他说了句所有失忆者的经典台词：“我是谁？”

跟前看他那人似乎不爱说话，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他胸前。

阮宝玉低头，看见自己胸前挂了块牌子，上书大白话三句。

——我叫阮宝玉。

——我很有钱。

——送我去府前街阮府赏银十两。

原来他叫阮宝玉，还很有钱。

宝公子立刻“哦”了一声，抬头：“现在你可以送我回去了。”

那人还是不说话，又伸出手指，戳了戳他胸前，在“府前街阮府”这五个字上扫了一下。

那意思是要他自己回去。

宝公子又“哦”一声，迎风抖了记，轻声：“那请问府前街在哪里？”

那人起身，终于发话：“往南不远就是。”

说完一掠衣摆，背身，已经准备离去。

宝公子还是慢吞吞，先“哦”，再愣下神，等那人走到八步开外，这才又跟一句：“那请问南边是哪边？”

那人脚步不停，还是伸出一根手指，这次阮宝玉看得清楚，是根食指，比一般人的略长，指的应该就是南边。

这一次宝公子没“哦”，因为那人已经走远，所以他拿手圈住嘴巴朝他大喊了一声：“喂！”

这一声很清亮，那人缓缓回身，迎月辉露出侧脸。

之后宝公子就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

“你长得真好看！”迎着月光他道，露出了一个宝光璀璨花痴万分的笑。

日上三竿，帛锦这才骑着他的菊花青不紧不慢来到大理寺。

没办法，虽然他这侯爷兼大理寺卿只是挂个虚职，但有时候不免还是要应个卯。

寺里李少卿远远见他，连忙喊人，摆上他最爱的葡萄。

葡萄是西番贡品，因为帛锦爱吃，皇上就常赏大理寺，衙门上下没少沾他光。

锦衣侯帛锦，备受圣上恩眷，这是朝野上下人人皆知的事实。

帛锦迎风，为这恩眷冷笑了一记，坐下身来，拿一颗葡萄极缓慢地剥皮，一边冷声：“那阮少卿今儿该来上任了吧，人呢，怎么没见？”

“禀侯爷，是今儿上任，可人还没来。”

“没来？日上三竿还不来？”

李少卿就有些讪讪，赶忙赔笑：“阮少卿素来散漫，但也颇有才名，曾是圣上钦点的状元，在山西的时候还接连破了几宗大案……”

说话时正主已到，那位阮少卿已经立在院口，正仰头眯眼，努力想看清牌匾上的大字。

李少卿连忙动身，疾步赶到他身侧，一边耳语：“快快快，侯爷都到了，你却……”

太监急煞皇帝却是悠哉，那阮少卿往里瞟了瞟，看见帛锦，却仍是不紧不慢，掸掸衣衫扶扶官帽，一边还道：“也不怨我，出门的时候我也蛮早，哪里知道今儿街上会有花会，那花魁又长得那么好看！”

路边姑娘好看，所以花痴来迟，这理由还真是充分至极。

李少卿就益发讪讪，只好拉他衣袖，拽他到帛锦跟前，弯腰：“侯爷，我来介绍，这位就是……”

“就是阮少卿，大名阮宝玉，住府前街，还很有钱。”

帛锦冷声跟上，眼睑低垂，在脸上落下两道扇形阴影。

李少卿吓了一跳，赶忙转弯拍马：“侯爷还真是关心下属，这么快就知道了阮少卿的住处，属下对侯爷的敬仰之情那是……”

一旁阮宝玉却是神色自若，只是俯身往前，凑眼去瞧帛锦，都快眼对眼了，这才“哦”一声，仍旧不紧不慢：“原来昨晚瞧见我晕倒的就是侯爷。”

帛锦冷笑，言语不能，只好又找了颗葡萄来剥。

宝公子当街看了半天姑娘，这时候十分焦渴，于是咽了下口水，道：“侯爷不必替属下忧心。属下因脑仁被人敲过，所以有个好晕倒的毛病，醒来之后也会犯浑，但最多五六个时辰便可恢复，大夫也说没有性命之忧的。”说完又恶狠狠咽了下口水。

帛锦无法，只好做个手势，请他但吃无妨，一边闲话：“听说你是状元出身？”

宝公子吃葡萄很忙，没空答话，于是连连点头。

“可是我看你那块牌子，是半点文采也无。”

两句话的工夫宝公子已将一串葡萄吃完，先是拿官服袖子擦了嘴边，然后又伸出他湿淋淋的“爪子”，去怀里掏了半天，掏出那块牌子，在帛锦跟前摇晃，问：“侯爷不是说这块？”

帛锦点头。

“禀侯爷，属下也想文采斐然来着。可又怕见我晕倒的是个粗汉，好不容易识得几个字，却又被我文采斐然弄晕了。”

帛锦失笑，抚额头：“看来你还心思细腻得很，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写自己很有钱，就不怕人家把你绑了？”

“不怕。”宝公子道，将手上汁水也悉数擦上官服，“一来侯爷要相信世人尽善，二来嘛，我根本就没钱，屋里穷得漏风，所以不怕被人勒索。”

“那你不怕人家撕票？”

“不怕。我长得这么好看，是人都会不忍心。”宝公子道，亮出他宝光璀璨的一个笑。

帛锦拼命压制，非常想问他怕不怕被人奸了，只好硬生生转个话题：“那好，既然来了大理寺，你就好好干吧。”

宝公子“哦”一声，终于有了三分正形，道：“禀侯爷，近来寺里案子我已先做了功课，觉得少年脑浆一案最是蹊跷，想从它查起。”

“就是那十八个被劈开头顶，没了脑子的少年？”

“是。”

帛锦沉默，若有所思，过很久才回神，起身：“那好，你查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李少卿连忙弯腰恭送，宝公子却是欲言又止，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讲。

帛锦于是顿步：“你还有话？”

“是。”

“要不要紧？”

“要紧。”

“那快讲。”

“侯爷你长得真好看！比今儿街上的花魁还要好看！”宝公子于是朗声，迎风一笑，又是宝光璀璨花痴万分。

在连灌了八杯热茶之后，宝公子终于满足地暖气，开始翻阅卷宗。

一旁李延直瞥眼：“你几辈子没喝过茶？还是看人好看口水流太多，虚脱了？”

两人曾是同窗，在一个书院念书，所以说说话浑没遮拦。

宝公子伸个懒腰，又露出他一口白牙，宝光璀璨一笑，道：“没多久，也就从昨儿晌午起没喝。”

“做什么？你不是水牛么，怎么突然转了性。”

“我想着今儿要来上任，公家有的是茶，就没喝，替家里省些茶叶。”宝公子又伸懒腰，“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家是黄金万两只等闲，哪里会懂我们穷人的苦楚。”

李延翻了几记白眼，也是言语不能，只好也去看那卷宗，问：“这个案子到底哪里蹊跷？我看证据确凿，判得很公正。”

宝公子于是慢慢抬头：“不告诉你。你长得又不好看，我干吗要告诉你？”

李延后仰，气到打跌：“是是是，你别告诉我。反正在你眼里，世上人只分两种，好看和不好看的，我不幸是后一种，所以白白把你荐到京城来，也活该遭你白眼。”

宝公子闻言点头，很是郑重，一边眯眼：“要说好看，你觉没觉得，咱上司才是举世无双的好看，你仔细观察，他那双瞳人不是全黑，是带很暗很暗的紫，神秘得很。”

李延又打个跌：“你不是眼力很不济么？怎么才一照面，便连人家瞳人带紫也瞧见了？他鼻孔里有几根毛你瞧没瞧见？”

“没瞧见。”宝公子愣了下，连忙起身，将卷宗一把抱起，突然间雷厉风行，“我现在就去补瞧，回头告诉你。”

“喂！”

身后李延的这声长唤完全白费，宝公子这人虽然温吞，但瞧美人却绝对是一往无前，脚底生烟好似踏着风火轮。

所以李延只好作罢。

帛锦是怎样的一个人，圣上送他的那些俊男美女，是如何被一一原封不动暗地打发，他又是如何龙阳不好美眷不爱，这些传闻相信不用他说，宝公子很快也便会知晓。

书房，窗幔紧掩，一丝光线也无。

帛锦在凳间坐着，慢慢擦亮火石，点着了手上纸张。

纸张泛黄，很快就烈烈燃烧，烧到最后就只剩下了纸心的一个字，“无”。

帛锦冷脸，慢慢看这字燃尽，火苗继续下延，烧上了他的手指。

不是不痛的。

只是已经没了快感的人生，有痛感未必就是坏事。

世界在这时适时寂静，陪他一起体尝这活着的滋味。

敲门声也很适时，在他手指变成焦炭前响起，管家在门外小声：“大理寺阮少卿求见。”

“不见。”

“他说是为案子来，请侯爷务必一见。”

书房里一片寂静，过许久房门突然大开，帛锦已经冷脸立在门口，问：“他人在哪里？”

帛锦进门时，阮宝玉正仰脖，杯口对嘴猛灌着上好的铁观音，见上司出现，一着急差点被茶叶末子呛死，闷头猛咳。

帛锦目不斜视，只当宝公子鼻喷水是虚像，径自到上座坐定，举茶而饮，听到座下的咳嗽声渐息，方才问他：“阮少卿找我何事？”

宝公子眨巴着眼，吸吸鼻翼，毕恭毕敬地出列作揖：“侯爷，我眼神不好，晚上看人都双影子以上，眼一模糊，我脑子也跟着犯混……”

帛锦放下了茶盅静瞻相望，不接话，也不吭声。

“那个，卑职能不能近前答话？”宝公子也不省油，直接挑明。

“嗯。”帛锦算是有求才应。

待宝公子靠近，立刻就侧头，对帛锦展开宝光璀璨的一笑：“侯爷，你真好。”

“阮少卿，找我就为这句？”此时，帛锦居然笑了，至少嘴角勾出了上翘的弧线，人笑眼却不笑，那半垂的眼睫下，双眸透出一种彻寒的光芒。

阮公子发痴了好半会才恍然，挺直腰板：“卑职是为‘脑仁’的案子。”

帛锦眼睫垂得更低，静待他的后话。

“属下怀疑是冤案。”

“证据呢？”帛锦很自然地打起官腔。

“近看远看，侯爷都很漂亮。”阮公子一笑，牛头不对马嘴地送出一句。

“少卿，你说事有蹊跷，那证据呢？”帛锦脸色微变，眉头一揪。

宝公子好似应和地猛点头，然后不搭架地沉吟了句：“侯爷，我肚子有点饿了。”紧接着，他肚子发出一记怪响，声音响彻全厅。

须臾后，果然不负期待。

“少卿可以留下用饭。”

宝公子惊喜交加外，还斩钉截铁地报道：“我家每顿都是要吃鱼的。”

“……”

这顿饭局，帛锦的筷子动都没怎么动。而坐在下首的阮少卿很本分地用餐，吃一口也就多瞄帛锦一眼而已。对于他而言，这顿饭吃得，胃肠和色心都很饱！

“我一向少食多餐，侯爷如此过于铺张浪费了……”风卷残云后的宝少卿，开始数落。

帛锦微愠再问：“少卿，收得了哪些证据，说这是冤案？”

筷子在瓷碟边沿停住，宝公子一怔，如实而告：“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

帛锦听了，还不及发火，就感到自己背脊开始芒刺，心也随之浮躁起来，连忙将手抵住眉心：“既然没有证据，那也没有翻案的可能，快点转交刑部定罪吧。”

“啪！”阮少卿将筷子拍在桌上，站起身，恭敬作揖，“侯爷，案有蹊跷，大理寺也不是草菅人命之地。”

“行了，这事暂交予你权权处理就是！”恍惚间，他摆手，表示作罢。

“侯爷，乃是青天在世！”

“够了，我累了，你早点回去吧。”帛锦再没心思与他纠缠下去，疲倦地站起身，直接下了逐客令。

“侯爷真懂养颜之道！”花痴万分第二笑。

帛锦突然冒出种冲动，想活活掐死眼前这个花痴下属。

“侯爷，我可以将这桌佳肴打包吗？”

“阮宝玉！”

“卑职在。”春花盛开重重，第三笑。

“你……滚！”

深夜，府前街巷间，孤只白纸灯笼前后游荡。掌灯的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亮着稚嫩的声音，长长喊着：“阮宝玉回来喽，阮宝玉，快回来喽，回家来吧。回来喽！”

刚进巷口的宝公子被吓得不轻，定神后忙一把夺下纸灯笼：“谁和你结仇，要你这么晚叫魂吓人！”

“你还好意思说，我一个孩子那么晚还如此辛苦地出门，不就是怕你又昏倒了，不识归途！”

阮少卿这才悔悟，忙不迭地点头，赔笑称是。

“你啊，连马都不如。”

“为什么？”

“老马识途，没听说过吗？”小童见他没事，大摇大摆地打道回府。

“所幸不是种马。”阮宝玉在他身后小声嘀咕。

“你说什么？”童子回头问。

“对对对！我连老马都不如。阮依少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心，我没昏过去，已平安返家了。”

那叫阮依的小孩“嗯”了声，迈出几步，觉得依旧不解气，转回头，对着阮宝玉继续发飙：“可怜我小小年纪就开始持家。”到一半似乎想起了什么，将眼一瞪，“没昏，那么去哪里了？去哪里鬼混了？说！”

“是饭局，正常的饭局，上司请的。”阮宝玉小心翼翼地作答，绝对没有做出任何抹汗举动。

“正常最好！你别忘记了，你是拖家带口，有家室的人。”

宝公子嗯嗯两声，不置可否。

“真的很正常吗？”进了家门，阮依杀出一记回马枪。

“当然！”宝公子脖子一昂。

“可是，为什么你笑得很色？”

月下，宝公子摸脸：“我有吗？”

“你睡觉前，把柴房断柴理好。”阮依眼泛酸，打了个哈欠，决定不再计较。

“嗯。”

“今天怎么那么爽气？”阮依斜眼，平日叫他干活，他就会耍赖，趁机提条件的。

“吃得饱，干劲足。”宝公子摸脸。

“你不会天天想去蹭饭吧。”

想，人家未必肯呢！“阮依，你能到后山帮我抓只兔子吗？”阮少卿身矮了几毫，讨好地要求。

可惜，第二天一大早阮宝玉根本叫不起阮依，在吃了十八记劈心无影脚后，只好识趣地自己提笼子进山。

兜了大半天后，他终于瞧见了目标。

“小兔子，来，乖乖地到笼子里来，让爷笑一个！要不，爷先给你笑一个？”阮宝玉眯眼，亮出他宝光璀璨的笑容，准备色诱。

他跟前的兔爷估计成精了，姿态相当的爷们儿，甩都不甩宝公子一眼，依然悠闲地啃它的青草。

宝公子挂着笑，撩起长袍下摆，蒙住脸，慢慢靠近兔子大爷，眯眼目测两者距离后，倏然纵身，来了个饿虎扑食。

兔爷耳朵一动，警觉地逃离，却也没跑太远；还有机会的宝公子后腿拼命一蹬，挣扎地又扑腾出几步。

这一猛冲，算是成功——成功地追到兔爷短短茸茸的尾巴；具体地说，就是宝少爷的鼻头，正对上了兔爷的……臀部。

“吧嗒”一声之后，宝公子泄气地大字形趴在了地上，兔爷潇洒地逃跑了。

按宝公子自我的感觉，这只兔子在消失前，还很鄙夷地横了他一眼，才没进草丛深处的。

半晌，宝公子才坐起身，出手抹掉沾在鼻尖上的两粒兔屎。

“死兔子，等着瞧！”

工夫不负有心人，约午后三刻，阮宝玉终于又听到熟悉的窸窣声，他努力张开“猎”袍，又是一次飞扑，相当完美的飞扑，引得径边树上乌鸦受惊，“哇哇”疾飞上天。

宝公子大义，舍身啃狗泥，这一次终于功成，把个兔儿爷压得半扁，牢牢抱在了怀里。

内房，漆黑一片。

黑暗里的帛锦终于动作，起身点燃了一支蜡烛。

有人在外头敲门，笃、笃、笃……意味深长的三声。

帛锦还是不动。

外头那人用了把力，木门应声而开。

有细碎的脚步声渐近，白衣白鞋黑色瞳人，清冷干净的一个男人。

这是圣上亲赏的美男，叫作迟柳，来的时候曾被交代：锦衣侯喜欢人穿素衣，尤其白色。

所以他一如既往地纤尘不染，细步来到帛锦跟前，仰起他有些单薄的脸，楚楚发声：“侯爷，这天寒地冻，侯爷一个人睡，不嫌脚冷么？”说完又呵一口气，搓了搓双手。

帛锦冷笑一声。

迟柳于是又近一些，将手塞进帛锦外衣，轻声：“小的畏寒，侯爷介不介意帮小的暖暖手？”

帛锦的声音还是森冷：“一顿能吃三碗饭，伸腿就把下人腰板踢断的主儿，却来这里装弱受，阁下累不累？”

迟柳愣了下，居然并不尴尬，继续弱柳拂风，斜斜地靠上帛锦肩头，捧起了他的右手。

因为中午被火烧过，帛锦的这只手就带着伤，而且不曾料理，看着有点可怖。

迟柳吸口气，将他手指放到嘴边，吹了吹，问：“侯爷这是怎么了，疼不疼？”

帛锦没有表情。

桌上那支蜡烛突然跳了跳，燃出的光有点诡异，变成淡淡的紫色。

帛锦低头，看着他的脸，不由叹了口气，道：为什么，你偏偏要来招惹我，养在别院吃穿不愁，这样不好吗？

迟柳低呼了一声，这才发觉脖颈一阵锐痛，将手摸上去，原来是有一道窄小的伤口，正是这一衣裳鲜血的来源。

什么时候自己被割喉，然后血又如何慢慢淌了一身，他居然半点也不知道！

帛锦森冷的声音响起：“明天你就离开侯府，我不想再见到你，出去吧，捂紧你的脖子，你还有救。”

迟柳张了张嘴，最终却还是没有说什么，只伸出五指，牢牢握住那个伤口，踉跄着夺出门去。

帛锦还是不动，在原处听夜风拍动房门，吱呀吱呀，一声又一声。

一切又都归于黑暗。

沉静得无所不容的黑暗。

一夜很快过去，一个白天也即将过去。

帛锦在书房，侧头，看斜阳一寸寸西挪，许久许久后听到管家在门外禀报：“侯爷，大理寺阮少卿他……”

“昨晚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这人登门不用再通报了，直接打发走！”

“是！”管家将头一低，“只是，他昏倒在我府门口的台阶上，已经多时了。”

“当作路人，不用搭理。”

“可是，阮少卿他穿着官服……”

已经有一个月没发病的宝公子，居然在三天之内连昏两次。

色令智昏，绝对的色令智昏。

帛锦冷着脸，对这位花痴下属实在是没想法，干脆差人去叫李少卿，让他想法子扛这位宝货走人。

不过盏茶工夫，李延人到，而宝公子也醒转，睁着迷茫的眼睛，先看了看李延，又看了看帛锦，比较后立刻目标明确，飞快挪到帛锦身边，又开始说他的经典台词：“我是谁？这里是哪里？”

帛锦不吭声，一甩袖子走人。

上司离场，那李延立刻就没了正形，哼哼：“你叫作阮宝玉，被爹娘卖给我了，做变童，今晚就破处。”

宝公子眨眨眼，“哦”了一声，反应慢半拍，过一会儿才皱起眉头：“为什么卖给你？我不要卖给你，我要卖给刚才那位好看的大爷。”

李延的脸立刻拉长：“你个小样，还敢挑主子？主子我现在要回府，你好生跟着，可别跟丢了。”

宝公子“哦”一声，爬起身，这才发现怀里抱着的兔笼。

“啊，那个，这兔子是你爹送的，买你送兔子，买一送一。”李延连忙补充。

宝公子又“哦”一声，很乖地跟在他后头，路上经过一面铜镜，又很臭美地照了两下，开始嘀咕：“你确定我爹没诓你？”

“啊？”

“你不觉得我做变童太老了？你确定我还是处？”

“少废话！再废话主子我割了你舌头！”

“少废话！再废话我割了你舌头！”

一个时辰过后，李延还在重复这句，一边吩咐：“你出点力，让你替我搓背，你当挠痒痒？”

宝公子就只好撇嘴：“本来就是，你腰这么松，做主子的还不如奴才我好看。真是……还不许人家说。”

听了这话，李延的眼神就有点邪，眯眯笑：“这么说你腰很紧？那好，下来，陪主子一起洗。”

宝公子一愣，扁着嘴，不大愿意。

后来想想他是主子，主子的话焉能不听？于是开始脱衣服。

解腰带的时候他看了看身上的刺绣，摸鼻头：“怎么我这衣服虽然脏，质料却很好，我爹不是因为很穷才卖我的吗？”

正四品少卿，官服质料当然很好。

李延开始哧哧地笑。

宝公子又脱，脱到差不多了，突然眨眨眼：“主子，我怎么觉得你很眼熟？”

昏倒之后他会犯浑，但恢复起来也快，这会子就已经开始恢复了。

李延在浴桶，看他脱得清洁溜溜只剩一只裤头，笑得瘫成了一堆泥。

片刻过后。

“你个天杀的李王八！”

李府内房爆出一声断喝，宝公子双眼赤红，比笼里兔儿爷还红百倍，一把揪住了李延的头发：“我只给比我好看的人瞧我裸体，这叫贞操，你懂不懂啊懂不懂！”

“好。我是禽兽不如，侮辱了你的贞操，随便你处置。”

又是片刻过后，李延已经彻底服软，耷着头，比兔儿爷还温顺。

宝公子余愤未平，气喘得还是咻咻的，恶狠狠：“那好，你现在就替我做件事，兔儿爷，那只，你看见没，我要它的脑子。”

李延愣了，一双眼瞪得斗大：“你不是一向最和善，号称动物保护，在书院抢我鹿肉干，一边吃一边骂我不是人！”

“你少提那没用的，快动手，这是公干。”

“啥公干？替公家做兔肉干？”

“刑部拿住的那个犯人，在他屋里搜到一堆脑子，问讯的时候他不是说了，那全是腌好的兔脑？”

“这种鬼话你也信？蓝色药水腌兔脑，恶心成那样，他腌来干吗，吃？”

“我信。”宝公子慢吞吞，“蓝染料腌兔脑入药，这是一种巫术的药引，有人曾经告诉过我。”

“谁？谁告诉你？还有啥，巫术药引？既然是药引，那人犯又为何不申辩？”

“这些你不用管。反正你替我弄，我知道你怕血，可谁让你侮辱了我的贞操，这是惩罚！”

半个时辰过去了。

兔儿爷还被捏在李延手里，宝公子的语气已经不那么坚定：“你觉没觉得它在看我？眼神很哀怨？”

李延立刻点头，也瞧宝公子，眼神比兔儿爷还要哀怨。

就在这时有人推门，门没闩，来人一推，门户立刻大开。

李延的眼神就更加哀怨了。

不敲门直推而入的，是他那尚书老子。

跟尚书大人一起立在门口的还有个人，长身玉立，穿一件玄色的大氅。

本来李大大人还很得意，正在介绍：“这位就是小儿，没啥出息，在大理寺做个少卿。”

再后来就无语了。

他其实很有出息的少卿儿子，这会子穿了内衫，正和另一位穿内衫的少卿蹲在一起，手里捏了只兔子。

这情形的确十分……诡异。

李延一向怕他老子，理所当然地慌了神，站起身来，脸红耳赤，问：“爹……爹，你不是说下了朝还有宴席，今天要……晚回的吗？”

这一解释益发显得心虚。

李尚书乌云盖脸，黑得就只差滴墨。

李延急忙解释，因为心慌，兔脑子人脑子扯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气氛就有些尴尬。

而门外那位来客在这时咳嗽一声，居然好似听懂，开始发声。

“蓝袋汁腌兔脑，这是一种巫术的药引没错。”那人道，声音低沉，好听得紧。

“至于少年人脑，这也是一味药引，你们知不知道？”

过一会儿他又道，大氅掠地，缓缓踏进门来。

第二章 侯爷

京郊，凌云道。

路尽头是京城童生考报名处。

道不宽，两旁排满了测字算命的摊头，多到让人目不暇接。

五颜六色的招牌旗，展展迎风，眼花缭乱。

据说这道中某块石头曾绊倒一位六岁的天才童考生，从此他青云直上，故这路也成了京城里童考生必“摔”的凌云道。处处能见有人练习狗吃屎，摔得鼻青脸肿，还兴致盎然。

看！又倒了一个！

宝公子相当不屑，打斜眼，绝对没自己抓兔子时，那动作来得好看。

这时，阮侬嘴里很臭屁地叼了根狗尾花，相当流气地问他：“你确定我假报这个短命的生辰八字，童生试能额外加分？”

“这八字吉利得很，阳年阳月阳日阳时，哪里……哪里短命了？”

“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回答是事先准备好的？”阮侬挑眉又问。

“这个是官场的秘密，连李延都不晓得，我也是笑了好多次才换回来的。”宝公子毫不含糊，工整作答，“你成日叼个草做什么？”

“练牙！”阮侬很痞地掀起一边嘴角，头一歪，人一抖一抖，“以后叼刀用。”

“老子做官，你小子居然想做贼？”阮少卿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暴力美学。

阮侬无视他的反应，闲闲地问了句：“你案子整得如何？抓到真犯人没？”